

## 每个人都有一个“地方”

——读蔡测海的《地方》

禾刀



《地方》

蔡测海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这是一部游走于幻境与现实之间的作品，神奇而又略感荒诞。

书中浓墨重彩书写的地名三川半，地图上查无此地，依情节判断，大抵是作者蔡测海老家的湘西一带，不过又不像是全部。书中没有具体的时间，但流淌的文字，倾泄的分明是那个被“饥饿”二字深深困扰的特殊年代。书中的人名大都很有特色，像是一个个代号。书中的主角像是村长，又像是使劲、雨、露、仁宽，或者是那个小时屁股烧伤失去生殖功能的艾中华，抑或是那个擅写标语的右派

分子……阅读这部作品，感觉进入一个时空错乱的世界。

不按正常套路书写，这是蔡测海“三川半三部曲”的标志性风格。作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得主、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的蔡测海，当过医生、记者、老师、农民、铁路工人等，每种社会角色，都是他努力伸向生活不同角落的一次真切地触摸。

在谈到这部作品时，蔡测海说“费时十多年始成，是‘三川半三部曲’中继长篇《非常良民陈次包》《家园万岁》后的第三部”，也是“三川半”系列最厚重最扎实的一部。厚重，既因为题材本身，也因为蔡测海试图将本书写成湘西的风物志。透过本书，读者不仅能读到一个“原产”于湘西的故事，还能从中体会到湘西的一草一木，一村一庄，生活习俗，以及人们的思维日常。

这个故事的主题要说也很简单，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，即“活着”。活着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含义，在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内涵。三川半人没有超脱饥饿时代的阴影，大家为饥饿而奔走。女人因为饥饿而来，如右派分子的女人。女人又因为饥饿而走，如村长的女人雨。

缔造三川半人活着神话的灵魂人物是村长村村长。三年自然灾害

期间，粮食严重短缺，村长那本来就是外地奔口吃来的媳妇雨，为了给爷俩省下口粮“跑路”了。村长是一个充满民间智慧的人物。他收容从外地逃难来的娘仨，掺合与右派分子有小丁结合，虽说不上“两全其美”，但至少为双方找到了共克时艰的依靠。他不给“地主”粮食，但偷偷地在斗笠下塞了红薯。他尊重知识分子，那六个知青自第一天来到三川半起，村长就高看他们一眼。后来知青住的房子塌了，村长让女婿使劲去救人，但那里一直就没人死几天后的那种气味，依他那世故，又怎么可能不知其中底细。

村长游走于权力与世俗之间，在各种张力间努力为此村的人寻找一块栖息之地。他时隐时现，有时甚至忘了他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甚至隐隐觉得他媳妇雨的离去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。

这不是一部简单写人的作品，所有文章都有一个不同主题。蔡测海“以词条的形式将三川半的人、事、景、物、情等分割成一个个小单位”，既可独立成篇，又相互呼应，直到最后，万川归海，前面那些看似散落的细枝末节逐一被他重新归整，找到了各自的去处。就像是先将一个个故事的零配件加工好，在最后再进行有机组合。

蔡测海的文字灵动且富含哲理，金句信手拈来，如“有了粮食，日子变得丰富起来”“恐龙死了，虱子不死。恐龙的那些寄生物已经活得长久”“使劲和村长出去，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，写下两个人一天或者更久的故事”……这些语句的精提细炼，不是简单的文字技巧，而是源于对生活深刻的解读。

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和养的地方，这是命运注定。书写三川半，某种意义上也是蔡测海写作野心的表达。他说鲁迅有赵庄，那里是他的精神版图。同样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，“边城”则成就了他文学的精神故乡。蔡测海臆造出的这个三川半，或者是湘西，或者是与他后来所有经历的综合体。

最后，所有人名莫名其妙地被偷走了，后又回来了。这是蔡测海的委婉表达，人名不过是一个个代号。只有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才会三川半，以传统故事或者神话的方式传承下来。三川半本就是现实中一个不太确定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的隐喻，因为只要有人，任何不知名的地方都会成其为一个供人表演的舞台。而有什么样的人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舞台，而我们既是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者，也是别的舞台下面的看客。

## 探秘《江山》：寻找黑马的诗魂

顾梦 大亮

黑马第八本诗集《江山》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，该诗集遴选了诗人黑马18年来文学创作精华，聚集并精选了黑马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奖项，既是一部黑马个人文学成长史，又是一部寻找精神导图的心灵史。诗人以祖国的大好河山、四季风物为抒写对象，借景抒情，情景交融；托物言志，志趣高远。既饱含了赤子一腔拳拳深情，又展现了较为全面娴熟的诗歌技艺，以及诗人陡峭的艺术趋向和文化自信，最终完成了“纸上的江山”与“精神的江山”合二为一，呈现出一幅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的独特文学景观。

黑马左手稀土，右手诗歌。工作和诗歌在他手中像太极的两仪，他似乎早已打通了稀土和诗歌的“任督二脉”，二者融会贯通，辩证统一，相互协调，自由地运转。我喜欢黑马的“土”，土是稀土的土，更是泥土的土，土地的土，大运河水土的土；我喜欢黑马的歌，歌是如歌行板的歌，乡村歌谣的歌，高士的歌，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歌。那是以民谣和民谣的腔管、赤子的脚板，穿透乡村、城市和无边旷野，《江山》正是这样一部日夜啼唱、雕琢岁月的大诗歌。

他是孤独的骏马，思想的寒蝉，一个灵魂的拓荒者，不断向着诗歌和文学的核心部分逼近！一次次求索、锤打、淬火，超越一个个自我——涅槃重生的黑马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，他是一个智者，他以一种近乎神性的纯粹、虔诚和忠贞信仰，来对待自己喜爱的文学、生活和事业，文武之道，亦

张亦弛，纵横捭阖，俯仰天地！无不以一个大胸怀、大担当、大气魄叩问九天，俯瞰悲悯，他是一团火！他的心，他的性灵，带着苏北的火红滚烫，带着永恒的思想焰火，熊熊燃烧！他诗歌的篝火，把人们久违的故乡一把把、一遍遍点燃，点亮，让羁旅之人在夜晚倦怠时，能看到老家熟悉的那盏灯火，然后轻轻摸一摸心脏所在的地方，而那正是黑马的诗魂所在。

黑马是一匹抖动健壮羽翼的行空天马，扬起诗意的美鬃，在朗朗的星月间洒脱飞行……从散文诗集《大风》《乡土辞典》到诗集《苏北记》《寻隐者》《黑马说》《祖国颂》《江山》，再到诗学随笔《诗是一场艳遇》，我也读到了其中醍醐灌顶式的诗歌，让人茅塞顿开。阅读黑马，信手翻来，思潮如流水，处处鏖金妙人语！其珠玑，其格局，揣摩他的行笔，浓墨重彩，浩瀚而精致，“一条河流，跑着跑着就累了。青铜躺在月光下的沙土中，泛着古老的光辉。”“纯棉的妻子站在浅浅的河湾里，以浅浅的笑属守望乡情。”这是些来自泥土和村庄第一线、第一缕的思想光辉，它的折射，让乡愁、乡恋成为一种永恒。“牛羊深埋于五谷的目光有了岁月的裂痕，痛苦且破碎的瓷片点燃黄土。”“三月烟雨里，有我对故土的缅怀。一本诗集，在我手中生锈了。像故乡流浪的脊梁，像村庄内心的铭文。”黑马与生俱来的悲悯，是其思想的黑金，蹭蹭点燃，哗哗剥剥，内心的城池，被彻夜照亮。“在苏北，大风已成为一种高度！可与英

雄比肩！宝剑、酒坛、马车……也仅仅是殉葬品，被细小的沙粒一一掩埋。”这些来自生活最深处的哲学，其思想内涵的幽邃，已经具有了一种祭祀的神性！“箫声吹着五月，吹着细而白的好时光。”这种细致入微的体察、咀嚼，是一种思想的解剖与淬火，出来的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！这就是黑马！一座潜伏的高原，现在上面已经满是阳春白雪！

黑马的黑，和苏北大地上的黑树皮同一质地。读着，读着，就入了魂。

黑马的诗集《江山》是一座词语的圣殿，也是一个“温柔的陷阱”。阅读黑马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在寻找黑马诗性诗魂的龙马精神。素有“诗坛获奖专业户”美誉的黑马，既是语言的“炼金术士”，又是“频频斩获文学大奖如探囊取物”的猛士。他的不向庸俗低头，他的勤奋、刚毅，稍不留神，就会被黑马的引力波一样的语言，裹挟其中，失去重力。那是瑰丽语言的沉迷之海，在那里，陈旧的语言在毁灭，崭新的语言在重生，以凤凰涅槃的摒弃和修炼，淬火复活。黑马深入荒原的腹地，如同单枪匹马高唱大风的勇士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某一次笑傲江湖的深情回眸，他已杀入浴血的黄昏。脚下踏着星火，如一颗颗刺破苍穹的流星，一次次刷新着时光的存在感。天边依旧是魅惑晚霞，落日熔金。亘古，凝重而辉煌，时间和空间在黑马的脚下分开、重叠、再分开……阅读，成为一场场无止息的轮回。

探秘《江山》表面上是寻找黑马

的过程，说到底，其实是寻找自己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让读者学会了审视自我、认识自我。假如黑马的诗是一场“春风的暴政”，他把读者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者，可以是苏东坡、李清照，也可以是李大钊、陈独秀、秋瑾、刘胡兰，那些时光斑影中的惊艳蝴蝶……凤凰涅槃，为了诗歌的理想信念，飞蛾扑火。无数个旧我在破碎、毁灭。在真理和先知面前，请允许我，献上纯金的膝盖，纯银的嗓音。“这家伙脑子里装的都是思想的金子，你一碰，就会铿铿锵锵响，能聒死你！”



《江山》

黑马 著

团结出版社出版